



【世相】

暖冬

□雪樱

人生在世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,也有自己的责任和义务。各司其职,各走其道,在既定的命运轨迹上活出价值,温暖别人的同时,也焐热自己的心灵,这就是最大的意义。

下雪的日子,我就特别馋鸡公煲。认识一家重庆鸡公煲的老板,80后,齐河人,入行八九年了,人长得高大帅气,做买卖很实诚。那年冬天的一个晚上,我写了一天稿子,又饿又冷,叫了一份他家的外卖。付完款才发现,忘记点配菜了,摸起电话打过去,对方传来一个爽快的回复:“没事,我给你加上,你想吃啥菜?”事后,我加他微信单独支付他菜钱,他说什么也不收,“好吃再点就行!”他建了个顾客微信群,隔三岔五往群里发红包,每次连发三个。停业一天会发,天气降温会发,有人进来打广告他也不踢人,而是连发仨红包,搞得对方灰溜溜自动退群。我觉得这个老板蛮有意思,说他以德报怨,一点不夸张。

很多时候,吃鸡公煲吃的是一种慰藉。微辣,烫嘴,滋啦滋啦冒热气,吃得逼出汗来,吃得浑身暖和。我的肠胃本不能吃太辣,但每回都愿挑战一把,娃娃菜、包心菜、金针菇、豆腐泡,在汤里滚沸着,入口瞬间顿觉整个世界充满暖意。试过其他几家鸡公煲,要么浓汤菜不新鲜,要么鸡肉火候不够,独爱他家的刚刚好。晚上打烊前,他在群里吆喝一声“还剩三份,有吃的抓紧啦”,好多加班狗立马抢空。前不久那个雨夹雪的晚上,我准备下单却发现他已经打烊,微信群里也有人艾特他,他秒回道:“收拾收拾,明天接丈母娘去!”群里炸开了锅,有人调侃他丈母娘家要拆迁,他要一夜暴富,还有人笑称他是“妻管严”,他没回。过了两天,与他闲聊才知道,他有两个孩子,老大上小学,老二才两岁半,虽说早已买了房,但压力也很大,老父亲身患癌症,过段时间就要去住院化疗。听到这里,我鼻腔发酸,有种说不出的痛楚。稍后,我自言自语道:“下次我要点份大煲,吃个痛快淋漓!”说罢,内心有一股暖流肆意汹涌。

下雪的日子,我总会想起《红楼梦》中的冬天,一件棉衣和一个“汤婆子”的故事。第49回,大观园里热闹极了,大家在一起写诗玩乐,准备过年。女孩们的出场像是一场T台秀,大地做舞台,白雪做幕布,黛玉换上掐金挖云红香羊皮小靴,罩了一件大红羽纱面白狐裘里的鹤氅,束一条青金闪绿双环四合如意绦,头上罩了雪帽,宝钗着一件莲青斗纹锦上添花洋线番氍毹的鹤氅,宝琴穿的是贾母送给她的金翠辉煌的皮裘雪衣,史湘云女扮男装,外面罩着貂鼠大褂子,头戴挖云鹅黄片金里大红猩猩毡的昭君套,人群里只有邢岫烟衣服单薄,没有羽纱锦缎,没有雪衣皮裘。平儿见状,未经凤姐批准,自作主张给她选了一件半旧大红羽纱的雪衣。后来,探春见园子里的姑娘都戴着碧玉珮,就送给她们一个。薛宝钗遇见邢岫烟,心疼她衣薄窘迫,让她把当票给自己,以赎回棉衣,“不然风扇了事大”。接二连三的慷慨相助,映照出大观园内众女子的美好心灵,虽富贵但不自私,虽各有心机但不袖手旁观他人的窘迫。

第51回,袭人因母亲病重回家,丫头麝月和晴雯负责照顾宝玉,一场雪夜大戏由此上演。先是麝月给宝玉铺床,晴雯忽然说,“终究暖和不成,我又想起来汤婆子还没拿来呢。”汤婆子,让我想起儿时乡下姥姥家用的烫壶,放在被窝里,用来取暖。深夜宝玉习惯性地喊袭人,晴雯醒了笑骂麝月,“连我都醒了,你守在旁边还不知道,真是个挺死尸的!”读来不觉莞尔,这就像童年时小伙伴之间闹着玩儿,没心没肺。宝玉叫麝月披上他的貂裘满襟暖袄,她倒完茶竟出去看月色。晴雯不听宝玉劝阻,也跟着出去了,侵肌透骨,晴雯嘀咕道:“怪道人说热身子不可被风吹,这一冷果然厉害。”见她受凉发热,宝

玉叫她“快进被来渥渥”。这时候,麝月回来遇见这一幕,骂道,“你死不拣好日子!你出去白站一站,把皮不冻破了你的。”这段话很是让人玩味,叫我想起大院里的童年趣事。我们在雪地里打雪仗、堆雪人、滑滑梯,滚得满身脏兮兮,或者是从房檐下掰几根冰溜子,一路打打闹闹,回到家哪个孩子没有被大人一顿痛骂呢?就像今冬第一场雨夹雪那天,隔壁的兄妹俩抱起刚满月的泰迪狗跑了出去,在外面疯玩了一下午,回来后在门口被妈妈狠狠批了一顿,小狗冻得歪着脑袋“噗嗤噗嗤”不停打喷嚏,兄妹俩浑身湿呱呱地倚在墙根处,这一幕叫人忍俊不禁。想想,冬天总是美好而难忘的,宝玉与麝月、晴雯打闹的那个夜晚,虽然为晴雯的悲剧埋下伏笔,但宝玉对丫鬟们的体贴和爱惜,给人以无尽的暖意——这里面既有“汤婆子”的温暖,也蕴含他“世法平等”的人性光芒。

冬天是风景,也是一种心境。我们对冰清玉洁的渴慕,往往照见灵魂深处的慌张与焦灼,看到精神世界的空虚与功利。上周末,朋友与几位老友晚上出来聚餐,酒局过半他出来抽支烟,留意到一位服务员大姐进进出出,始终乐呵呵的。朋友闲聊问道:“你一个人负责几个房间?每月能拿多少钱?”她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线,回答说:“五个房间,三千多吧。”朋友又问:“看你一直很忙活,怎么还这么高兴?”她大大咧咧地说,“忙是本分,我的忙碌能让客人们快快乐乐地吃饭、聊天,我就很开心!”朋友深受感动,伸出大拇指为她点赞。

人生在世,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,也有自己的责任和义务。各司其职,各走其道,在既定的命运轨迹上活出价值,温暖别人的同时,也焐热自己的心灵,这就是最大的意义。

【浮生】

只记花开不记年

□张金刚

我问过父亲,咱村有多少年历史,出过多少有成就的乡亲,那棵老槐树多大树龄,地里种过多少茬庄稼……

父亲一脸茫然,继而一脸淡然,摆摆手:“谁还记这些?春天来了就种,秋天来了就收;花开了就看,结果了就摘;风调雨顺乐着过,有了灾荒扛着过。我们这年纪,活着干,死了算,每天过好就是福,不想那么多喽!”

话虽糙了些,但理儿很精。这让我想起清代袁机《感怀》中的两句诗:“乌啼月落知多少,只记花开不记年。”想想父母一辈子守着村子,应着时令耕作,伴着岁月生活,看过几多花开,容颜已苍老,却活得更通透。我不禁感怀:活出这境界,当是人生大智慧。

曾去山里拜访过两位老人。他们的人生前半程,我不过问,只当下养鸡、种花、作画、写文的日子,就足以让我艳羡。那日,院中的老梨树挂满了黄澄澄的梨子,树下我们一起包饺子,谈笑风生。饭罢,阿姨展宣作画“墨梅图”,大叔深情朗诵“田园诗”,二人相互帮衬,相互欣赏,亦是一道赏心悦目的风景。

在万寿菊、鸡冠花丛中流连了一番,老人又嘱我攀上梨树,摘了几袋梨,给来客带上,并恭敬赠予他俩的《耕药园文集》,想必这小院便是“耕药园”了。我们再次邀约,来年常来,赏梨花、赏牡丹,摘桑葚、摘枣子,炒鸡蛋、炒时蔬。篱笆旁的二位,笑得像孩子。

虽时隔多年,亦不知老人是否还在山里,境况如何,但那从容诗意的生活却一直让我铭记,更记得大叔云淡风轻的一段“笑谈”:“我俩也是在风浪中拼过命,才安全上岸的。人这一生,除了筷子放不下,其他的都能放下。人呀,说到底,就是好好吃、好好过,不记年龄,不记太多。”我猜想,两位老人定是有故事的人,他们只是选择忘记,不提罢了。

经历多了,自然也就记得多,当然也要忘很多。这样才更轻松,不至于将有限的内存占满,令生活卡顿。

从某种意义上讲,我是很欣赏镜子的,只照当下,不记过往。偶然翻出遗落在办公桌抽屉底层的一面小镜子。这镜子是我初入新单位时,妻子给我的,说让我注意形象。算起来已跟了我十五年,只是近年不再用它。形象嘛,只对着手机屏

幕简单划拉一下头发了事。镜子拿在手上,哈气,擦拭,照自己:头发不再浓密,且有了数根白发;脸也少了光泽,虽痘痘远去,却添了鱼尾纹,可怕的是竟有了轻微眼袋。

镜子向来很真实,是啥模样就呈现啥模样。我极力地想透过镜子看到我当年的样子,可它很健忘,都不记得了。想来,这镜子照过我青春勃发、开心快乐的样子,也照过我迷茫沮丧、黯然神伤的样子,可现在只记得我现在的样子。也好,过去的已成过去,我对着镜子微笑,原来我嘴角上扬、眼睛弯弯的样子也还不算难看。我也知道,这不难看的样子,有着曾经过往的印痕与累积,但浮云飘过,现在就是最好的样子。

有人曾问我:“当年苦不苦?”我说:“苦也罢,累也罢,都已翻篇,那也是财富,正是必经的过往将我送到了现在。”有人羡慕我的洒脱,也有人叹惋我的放弃,可我这样回应他们:“舍的同时便是得。做自己能做的,乐做的,未辜负岁月,也无视岁月,这才是最大的快乐。”虽然青春不再,眼里藏了故事,可眼神依旧澄澈有光,这便是镜子里当下的我。

结婚纪念日,我与妻穿越半座山城,又去看当年结婚时租住的小院。那棵老椿树青翠如昨,院外的牵牛花仍在吹奏,它们该是已不记得我们,或从来就不曾记过我们。十七年,弹指一挥间,我也是做了一道减法题,才算清这年头;又加算一道,才算清我俩的年纪。余生,我想牵紧妻的手,珍惜一餐一饭、一日一月,甚至一场冷战后的微笑和解。

我问过父亲,你和我娘结婚多少年了?吵过多少架?看过多少场戏?父亲照旧一脸茫然,继而一脸淡然:“记这干啥?每天就那样过,一天又一天,白开水一样呢!”曾经不会做饭的父亲,刚蒸了一锅馒头,先拿一个递给做了一辈子饭、现在却早已做不动饭的母亲:“赶紧趁热吃吧!”两人眼前,热气腾腾。

吃完,父亲坐在院里的枯树桩上,神情木然地抽着烟,望着山。父亲屁股底下那棵老杨树的圈圈年轮,此时像是时光之河的圈圈水晕。时光无言,却在似水流年里,回答了所有问题。恍惚间,水晕旋动起来,将父亲一点点旋进去,父亲拉着母亲,母亲拉着我们,将一切年华过往、身外之物悉数归还……